

一步跨三县,转身看三海

□ 云南 汤云明

听说附近就有一处可以游玩的好去处——谷堆山,这个季节正好花海烂漫,站在山的最高峰,一步就可以跨过昆明、玉溪两市所属的晋宁、江川、澄江三县。因为这里是周边几十公里的最高峰,不远处又有云南的三个湖泊,因而有“一步跨三县,转身观三海”的美誉,这里的三海即滇池、抚仙湖、星云湖,云南人把这三个湖分别叫做昆明海、澄江海、江川海。

心动了就赶紧行动吧,我们驾车在晋宁与江川交界处的清水沟村开上了曲曲折折的山路。几公里后,谷堆山就巍峨耸立在眼前了,数百米高的悬崖让人望而生畏,远远望去,的确个大谷堆,但这里还不是谷堆山的主峰。它的主峰因为是江川、晋宁两县的最高山峰,相当于房梁的地位,所以当地人又叫大梁子山。

谷堆山上多为山草坡及灌木丛。初夏时节,只见漫山遍野的野生杨梅涨红了脸,一个个挂在树上微笑,像爱笑的小姑娘在欢迎客人的到来。要是秋天来攀登,风高气爽,空气明净,三海美景一览无遗。冬季杂草丛生,一些低矮的灌木干枯、落叶,因为海拔较高,山脊上风又很大,在潇潇冷风中,会让人有一种凄凉和萧瑟的心境。

谷堆山因山体多像谷堆得名,山体长约11公里,宽约7公里,平均海拔2300米,山脊之上广阔平缓,草甸连结,湖光山色,美景不断。其主峰叫骑星台,主峰周围还有几座海拔2600米左右的山峰,山势峻美。这座小有名气的山,是玉溪九峰、昆明十峰之一,它的主峰上有2016年立的海拔经

纬桩,显示这里海拔2648米。在主峰以下几十米的山脊梁平台上,有一块国务院于2006年立的晋三县三角界碑,也就是以这个界碑,能界定谷堆山的主峰应该在江川境内。

在山上举目远眺,东面是清澈宽广、神秘迷人的抚仙湖,东北方向是澄江县著名的国家级禄充风景区。东南边是属于江川县的阳光海岸和孤山岛风景区,再往南边看就是星云湖。抚仙湖和星云湖水体是相连的,她们是一对手牵手的“姊妹湖”,两湖仅有一座小山之隔,通过2公里长的玉带河相连,湖水由海拔较高的星云湖汇集入抚仙湖。由于抚仙湖平均水深达95米,星云湖湖水很浅,只有平均7米,因而两边的水质和水温不一样,鱼类对此又非常的敏感,所以就天然形成了两湖虽相连,但湖中的鱼类不相同,并且几种特有鱼类不互相来往的自然奇观。在两湖交界的河流中段,有一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界鱼石”,两个湖里的鱼类,来到这里就自然转头了,从不越过界线。

看完了抚仙湖,转身北眺便是晋宁滇池的方向。因为这里离滇池的直线距离有二三十公里,还有很多比谷堆山低矮一些的山峰遮挡了视线,远远望去,滇池和对岸的蓝天白云已经连为了一体,凭肉眼很难分出界线。不过我想,要是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借助望远镜,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应该可以看到更广阔的滇池。一天的行程,谷堆山的威严和美貌已经领略,傍晚时分,在游客相继下山后,她又将从人世的喧嚣恢复到山野的宁静。

谒西夏王陵

□ 合肥 童地轴

站在银川这片土地上,空气里都飞扬着西夏王朝的千年尘埃。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我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政权,自称邦泥定国或白高大夏国、西朝。因其位置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王国,竟然在二十四史中没有正史,仅仅在《宋史》的“外国列传”一章中以外国的身份出现,这个神秘的国度让无数史学家费解了多年,成了一个谜。直到1908年,俄罗斯人科兹洛夫在额济纳黑水城发现的那个地下室,打开了一个神秘王朝的大门,简直就是一座埋藏了八百多年之久的地下图书馆。他们发现了陌生的文字,精美的佛像,绚丽的绘画,无数的典籍文献。俄国人将他们发现的所有资料和文物带到了圣彼得堡,汉学家们发现这些文献出自古代中国一个叫西夏的王朝,此时,史学界才渐渐揭开西夏王朝神秘的面纱。

然而,在中国,很长时间无人知晓也无人关注曾经的西夏古国。西夏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消失的?那些党项人后来去了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只有贺兰山下那一个个西夏王陵历经千年依然矗立在山脚下。千百年来,西夏王陵带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无尽的谜团,至今为止,也没有人能一卵地弄清楚每一座陵墓到底埋藏着哪位西夏君主。

时光追溯到1937年,一个德国飞行员飞越贺兰山时,他在飞机上看见了贺兰山下有很多大土堆,从高空俯视一个个圆锥形的土堆很像南美洲平原上的巨型白蚁堆,数百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些巨型大土堆究竟是什么,有人推测这些土堆是陵墓,但没有人知道墓主人是谁,历史没有确切的记载,与土堆有关的传说大多是关于那些掘墓盗墓的故事。整个陵区共有9座王陵和200多座陪葬陵,凌乱的残砖碎瓦、大大小小的土坑显示,这里曾经遭受过毁灭性的破坏,是谁在哪个朝代大肆破坏这

里的陵墓?

1972年,宁夏文物工作者开始正式发掘显陵,这次考古出土遗物不多,却发现陵墓此前已经多次被盗。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根据俄国人在额济纳黑水城发现并盗走的西夏文献渐渐梳理出了西夏王朝的来龙去脉。置身宁夏博物馆中,有关西夏的历史足迹和文化根脉相对来说能略知一二。

此刻,是秋日的黄昏,我站在西夏陵园,贺兰山近在咫尺,这里尘封着一段凄美悲怆的历史,这里曾上演过一个王朝的兴盛衰败。走进西夏陵,那些早已远去的故事就像这低垂的暮霭在心头涌起。漫步期间,几乎难以相信这里呈现在眼前的会是如此苍凉。一眼望不到边的陵园里没有丝丝绿意,没有如织的草坪,也不见花香鸟语,满目疮痍的断垣残壁和饱经岁月剥蚀的黄土堆很难让人想到这里曾承载着一个王朝的辉煌,谁又曾想到西夏王朝的王公贵族们长眠的圣地如今就剩下这一个黄土包。

我走过3号陵的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陵台……这是西夏开国帝王李元昊的陵墓。走过阙台,左右两边是两座碑亭,这里原先一定是放置墓主人碑铭的建筑,当年李元昊的碑文一定镌刻着他的功绩,西取回鹘,南击吐蕃,与宋辽周旋,创立西夏文字,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遗憾的是,这两座碑亭已了无踪影,只剩下砖砌的台基奄奄一息地坐落在荒原上。走过神道,站在月城的门阙处,凝视李元昊坟头不远处的贺兰山,狰狞挺拔的山势叠嶂错综,犹如党项万骑兵从地平线上忽然窜起,踏起漫天尘土涌来;陵墓内城,神墙又盖过了那奇峻的山势,显得几分宁静,几分岑寂。

初秋的黄昏暮霭笼罩着贺兰山下,仿佛脚下的尘土在地面飞扬,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迷城,一段遥远的历史浸染着思绪。



天柱松

□ 潜山 董本良

天柱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以苍松、翠竹、怪石、奇洞、飞瀑、深潭闻名遐迩,以松为首名副其实。沿三祖禅寺、天柱林场的盘山公路到大龙窝索道及至天柱山顶,所见最多的树木就是松,六百米以下是马尾松,以上是黄山松。

可能有人奇怪:海拔六百米以上为啥看不到马尾松?皆因气候,马尾松在高海拔低温下难以成活。黄山松为何落户天柱山?这就得归功于六七十年代天柱山林场的务林人,他们考察了黄山的土壤环境、气候特点,大胆引种黄山松,获得成功,使海拔六百米以上原本荒秃秃的石头缝隙中,孕育出一株株针叶短促稠密、枝干曲生、树冠扁平的黄山松,为天柱美人穿上了绿装,黄山松那朴实、坚挺、雄浑的气势,那曲曲、盘旋、奇特的神韵,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神秘谷的石谷洞里钻出来,回眸可见的是虬龙、龙爪松:据说虬龙松有着九条蜿蜒曲曲的枝丫,龙爪松有五条活像手掌的枝条,初次旅游,导游会出题:虬龙松有几条龙?龙爪松几只龙爪?龙爪松就在眼前,当然不会出错,可有杂灌遮眼的虬龙松想要明辨几条龙就有些难度了,于是聪明人便靠文学常识获得点赞,九五至尊,也总能在旅游的趣味里。

神秘谷顶,郁郁葱葱的大松即是大王松,乍看石阶步道五十米外之松,毫无大王之气,但跨过栏杆,忐忑走过一段裸露石头的脊背,弯腰钻过一片杜鹃矮丛林,爬上一块巨石,缘着曲柄苍青的枝滑向山岗就到大松的近前,它的下半身被杜鹃和冬青远远地包围,犹抱琵琶半遮面兴许是最好的修饰,它有十四盘粗大的枝条,一律向南伸展,伸展到深渊里,“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忽然就想起李白《南轩松》中的句子。

树干就在巨石边缘生长,同行的专家告诉我们,它的根是扎向北面土壤保持平衡,所谓的土壤也是花岗岩风化的产物,它的根扎进岩石的缝隙中,牢牢地拉住大王松巨大的身躯,树干约两米高处分叉,形成树凹,有林场工人说:这树是母的!让一干人捧腹大笑——何以称大王松?大王者谁?是汉武?皇家做事的派头不会如此草率,自然会对皇帝的临幸留下显赫篇章;是那位曾在此抗元的英雄刘源?他的战壕、堡垒仍有遗址称为“总关寨”,想那刘源率领十万军民艰苦卓绝奋战十五年,彪炳史册,明宣宗赐为“护地大王”,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而后山还有一座大王坟,此大王即彼大王乎?我一厢情愿很想二大王统称为一。

往上折返向总关寨,石壁上矗立着一株古松,国家一级古树——天柱松,巨擎的华盖,昭示着顽强、无坚不摧,不知道它是用了什么魔法,汲取花岗岩的营养,八百年前的那颗种子,一定是经过几千年力量的积淀,才深入到岩石的怀里,而岩石欣欣然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它,松石的和谐演化成天柱山最天然壮丽的景观。

唐代成彦雄咏松“大夫名价古今闻,盘曲孤贞更出群。将谓岭头闲得了,夕阳犹挂数枝云”,书写了松之品格;南宋范云“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道尽松之精神。曾有人总结出天柱松的精神:笑迎八方、团结合作的包容精神;壁立千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直上云霄、笑傲风雪的乐观精神;当身临其境,您就会觉得怎么赞美天柱松都不为过。

天柱峰前有“帝坐石”,“帝坐石”前有一株“凌霄松”,相传是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手植,它的枝条就像一把大伞,疏落有致地编排着;帝坐石后有舞女松,仿佛起舞的女子,潇洒飘动着裙裾,浅薄、献媚般旋起飘动的部分即是松的枝,这松显然是汉武之宠爱。

大好河山